

秋意渐浓，心归从容

○ 徐静



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，处暑至而觉万物清。”这枚嵌在时光深处的节气，像位沉默的摆渡人，载着夏与秋的晨昏，在热烈与清寂的渡口缓缓停靠。它没有白露沾衣的灵动，不似立秋劈空而来的爽朗，却以最温柔力道，为天地间的喧嚣松绑

——正如人生行至中途，终于懂得在奔忙里留白，在浓墨中见淡彩。

暑气消退时，天地便显露出本真的肌理。梧桐叶在风里翻卷，背面的绒毛沾着最后一缕暖阳，像老者袖口磨出的毛边，藏着岁月的温度；晚风掠过稻浪，不再带

着灼人的焦躁，而是裹着灌浆的沉实，在田埂上漫成低吟。连聒噪了整夏的蝉，也敛了声线，改用沙哑的调子与秋虫应和，仿佛终于明白：生命的厚度，从不在声量里，而在沉淀中。而我，静坐于老家的院子里，目光不经意间落在母亲额前悄然生出的白发上，心中不禁感慨，时光在这一刻仿佛变得愈发丰盈醇厚。万物皆以一种相似的姿态悄然收起锋芒：高粱穗谦逊地低头，并非屈服于命运，而是将阳光的恩泽精心酿成体内饱满的果实。我们将这种姿态，称之为“成熟”。

“天贵有序，人贵自明。”处暑教给万物的，何尝不是给人生的启示？就像中年的行囊，装满了责任与伤痕，却也沉淀出“事来扛住，事过放下”的笃定。前几日翻出中医的诊单，“思虑过甚，气血两亏”的字迹刺目，才惊觉自己早已在“勤有余劳”的惯性里，把日子过成了绷紧的弦。朱光潜说的“心无偶闲”，原是现代人最隐蔽的枷锁：我们追逐效率，却忘了慢下来才能看见朝露；我们计较得失，却不懂放下执念才能接住清风。处暑的“处”，古字作“処”，意为“止步而坐”，这何尝不是在提醒：真正的从容，从不是被动的妥协，而是主动的校准——在灼热的欲望与寒凉的失落之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恒温。

目光清澈如向日葵

○ 耿艳菊

生如夏花绚烂。金灿灿的向日葵担得起绚烂的分量。

荒寂的小园，鲜有人来，也无人照管，野草丛生，树木自由生长。却不知何人何时在一段红砖的小径两旁种下了向日葵，我见到这些向日葵时，已是金灼灼、明灿灿的了，硕大饱满的花盘在荒芜的静寂里兴昂昂扬绽放着自己的风华绝代。

那年夏天，因了这些向日葵，我常常走很远的路，来小园里漫步一会儿。

也时常与一株向日葵对视，在彼此的凝视里，人也似乎和向日葵一样满身光华，灿烂明媚。向日葵华美绚烂，却没有华美绚烂的锋芒灼人，人不管是站在一株金色的向日葵前，还是浩荡如河流、

广阔如云天的向日葵的海洋前，都不会有卑微之感。

对，幽静无言的向日葵，她用一身纯粹的金黄热烈地告诉你，尊严二字首先是自己给自己的。俗语言，打铁还得自身硬。与其迎合世事，不如修炼自身，让自己华美绚烂，让自己发出的光照亮自己的路。

凝视一株向日葵，不由得目光温柔，心神俱清，就像面对这世间所有的美好一样，不见黯淡，不见忧愁，不见苦难，不见悲伤，不见恩怨，只有天长地久，朗朗云天。

读到一句诗，“我的目光清澈如向日葵”，世间草木万千，向日葵的灿烂明媚

善良是道“护身符”

○ 王旭皎



我们常说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有一天，你骨子里流淌的善意，你做过的好事，终会以另一种方式照亮你的前程，守护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。

前几天，我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：一对夫妻开车走高速，看到前方路面上横

着一只被压死的狗。为了来往车辆安全和狗不被反复碾压，他们选择靠边停车，并下来把狗掩埋了。

当时马路两边就是小树林，男人从车后备箱拿出小铁锹，在一旁松软的土地上，挖出一个小浅坑，把狗埋进去，填好土。就在他掩埋狗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自己的车子正在漏油。好在旁边就有一家汽车修理厂。修理厂的工人过来一看，直呼：太危险了！汽车漏油，发动机过热，又跑高速，会很危险的，随时都有可能起火。

如果这对夫妻没有停车下来埋狗，就看不到发动机底下正在漏油，车子若开上高速，万一起火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视频中的这位妻子说：“不知道是我们‘救’了狗，还是狗救了我们？”是啊，有时你一个善举，心中涌起的一股慈悲，可能最后救了你自己。让你和家人逢凶化吉，躲过一劫。

这令我想起王姐跟我说过的事。

有一个雨天，她出门去修裤脚，路过家门口的公交车站时，看到有个女人牵着年幼的孩子，淋雨跑进公交站里。孩子额头上还贴着退烧贴，哭闹着要回家，女人焦急地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安托

LED 屏上滚动着“承办各类宴席”的广告。它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几年，今年也摆起“便民服务点”的摊位。走近一看，保温桶里摆着小米粥、鸡蛋羹，都是适合病人的软食；旁边的餐盒里，是给陪护家属准备的红烧肉、炒青菜。有护士熟练地买了两个菜包：“夜班饿了垫垫，比便利店的加热食品强多了。”

一个男人买了素菜，蹲在路边就着馒头吃。他说：“医院食堂的菜太淡，外面小馆子又贵，这里便宜实惠，能吃饱比啥都强。”

最让人意外的，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街头摊位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也把餐车推到了路口的树荫下。穿着酒店制服的厨师，戴着洁白的高帽，面前却不是精致的摆盘，而是用一次性餐盒装的酥肉、狮子头、油饼、沙拉、凉菜，卤鸡爪都码得整整齐齐，价格牌上写着：油饼3元，小酥肉、红烧肉20元一份——这个价格，比店内的自助餐便宜多了。

有位老阿姨开心地说：“以前觉得五星级酒店高不可攀，现在把饭送到家门口，味道好，还放心，这才叫服务呢。”

檐角的蛛网挂着晨露，晶莹里映着流云的影子。这让我想起幼时，奶奶总在处暑这天晒陈皮，说“伏过的皮，秋来的露，得慢慢等才出味道”。那些蜷缩的橙黄碎块，在时光里褪去青涩，酿成醇厚的回甘，像极了此刻的心境：前半生的奔忙，原是为后半生的通透做铺垫；曾经的执着，终会化作释怀的注脚。把未完成的计划折成纸船，让它顺着秋水漂向远方；将过度思虑的褶皱轻轻抚平，给心留一块晒月光的地方——处暑的智慧，正在于懂得“止”：暑气止，则清新生；妄念止，则心从容。

暮色漫过院墙时，母亲端来温好的梨汤，瓷碗外壁凝着细密的水珠。“处暑吃梨，解的是夏的燥，润的是秋的凉。”她的话里，藏着最朴素的生存哲学。抬头望见天上的云，散得像被风吹过的棉絮，我明白：天地从不会为谁停驻，却总会在恰当的时节，给万物喘息的缝隙。就像即将奔向四十岁的我们，终于学会与自己和解：允许疲惫，也接纳坚韧；承认局限，更相信可能。让身体如秋田般踏实，播洒汗水便有收获；让心灵如秋空般辽阔，容得下星月，也盛得下风雨。

风拂菊丛，送来清芬。处暑的深意，或许正在于此：它不是季节的终点，而是生命的转场——从向外追逐到向内安顿，从急于证明到坦然自足。当我们能在秋光里静坐，看一片叶落下的弧度，听一阵风穿过的节奏，便懂得：最好的岁月，从不是鲜衣怒马的张扬，而是历尽千帆后，依然能在晨露里看见清澈，在暮色中守住安宁。如此，方能在时光的长流里，做自己的摆渡人，让每一步都踏在从容的节拍上，不负秋光，更不负此生。

着实可洗尘心，可明双目，可清心神。向日葵，也正如其名字，永远向着阳光的个性里有着浩大的乐观。

炎热的夏天因为向日葵的存在而让人有些期待和向往。向日葵是朴实的，平凡的，稀松常见的，既是明媚盎然的花，又是温厚亲切的庄稼。向日葵长在人家的小院里，深深的巷子中，人家阳台上的花盆里。向日葵也长在热闹的公园中，荒寂的角落，车水马龙的路边花坛。更多的向日葵，长在辽阔安静的原野里，金光灿灿，宛若天地间的奇迹。

向日葵，作为大自然里一种昂扬乐观的植物，还应该长在心的广阔沃田里，蓬蓬勃勃地生长，金光闪闪地开花，一片亮堂堂。

一个人在尘世里美好的样子，莫过于历尽人世的风霜，走过人生的艰难困苦，把自己历练成一株向日葵，安静厚实，明媚向阳，越过万水千山，依旧目光清澈，心灵清澈。

着孩子要乖，说很快就能回家去了。王姐见雨一时三刻停不下来，就上前问她们要不要帮忙？女人说：“要是有把伞就好了。”王姐想她的家就在附近，她车里就有伞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伞先给了女人。

她掉头回小区取伞时，突然脑子一激灵，想起出门太急，家里的燃气灶上还小火煮着红枣银耳汤。她一口气跑回家关了火，锅里食材已经烧焦，正冒着黑黑的浓烟。她暗自捏了把汗说：“幸好遇到女人和孩子，回来能及时，不然恐怕要把家烧没了。”

我十三岁那年，有一日傍晚在老家的土路上行走，迎面有个很瘦的大爷，拉着装满农作物的手拉车上坡，他拉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我见状就掉头跑到他的车后，帮他推车上坡。等大爷走后，我转身走几步，看到前方有一条通体绿色的蛇，从路边的篱笆墙上掉下来，落在路中间，然后才慢慢悠悠游入一边的草丛去了。

我认得这种蛇，它叫竹叶青，是一种毒蛇，如果被它咬一口，搞不好我要小命不保了。当时我吓得头皮发麻，但又暗自庆幸。回家后和母亲一说，母亲立马嘴里念念有词，她说：“多做好事，总没错的。我们心善，会有好处的！”

有人说：善意犹如投入水中的石子，漾开的涟漪终将回到施善者身边。我对这句话一直深信不疑。

善良是道“护身符”，每个心怀善意的人，但行好事的人，冥冥中自有“天相”。

一个刚下班的年轻人，提着刚买的红烧肉、凉菜、油饼，给家人发微信语音：“别做饭了，我带点菜回去。”屏幕亮起来的光，在暮色里晕开一圈温柔的光晕……这些“放下身段”的服务点，不只是卖饭的摊位，更是递给普通人的一张“便民卡”——它让忙碌的日子多了些从容，让疏离的空间有了些温度。原来，真正的体面，从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把日子过到实处，把温暖送到人心上。



读书启人智慧，阅读增广见闻。如何读好书、读懂书、读透书？方式多种多样，路径千条万条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就曾经诵读过、默读过、研读过，并且还素读过，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总结，认为最能激发阅读兴趣的，还要数“批读”。

“批读”乃“批注式阅读”的简称，是一种古老而实用的阅读方法，其最大的特征是边读边在书籍上勾画符号或者书写感受。提起“批注界”的集大成者，“奇人”金圣叹首当其冲，他曾立下宏愿，要评点“六才子书”（《庄子》《离骚》《史记》《杜诗》，以及《水浒传》和《西厢记》）。可惜中途被害，仅仅只是完成了后两种的评阅；不过在他之前，人们读《水浒传》，多是将其当作史籍和散文来读，而金圣叹则将其划入了小说的范畴。当然，还有评《西游记》的李卓吾、评《三国演义》的李渔和毛宗岗；毛泽东同志在战火纷飞年代仍手不释卷，《二十四史》亦留下了墨迹点点。

何为“批注式阅读”？简而言之，就是阅读过程中，在文章的“天头”“地脚”和其他空白处，随时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、感悟和评价写下来。需要说明的是，“批”是“批”，“注”是“注”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方式。

先说“批”。“批”是在文中奇妙处、动情处，就思想内容、修辞手法、表达方式、艺术效果、篇章结构等进行评点，注明自己思维的轨迹，打上自己认识的烙印，表达自己认同的情感。所“批”的位置大体分为眉批、旁批、总批三种，其中“眉批”在文章的天头处；“总批”在地脚或者是整篇文章的后面；而在精彩生动、意义深刻、关键性的词句、段落旁以及其他空白处的，则为“旁批”。

再说“注”。“注”是指用圈点、勾画的方式，对文中关键处、疑惑处进行标示或解释。多数情况下，将曲线画在文章精辟和重要的语句下面，用圆圈标在文章的生难词下面，用直线标在需要着重领会的语句下面，用问号标在有疑问的语句末尾，用分隔号来划分段落与层次。至于“注”什么，可以通过自己翻阅工具书等资料，查阅到准确的注音、释义、说明等信息，然后把查阅到的内容标注在文章适当的位置。

至于批注的方法，无外乎情感式、结构式、剖析式、联想式、质疑式等几种。金圣叹在批注《水浒传》时，将这几种方法运用得几乎是炉火纯青。且看他在点评英雄的同一“粗鲁”性格云：“《水浒传》只是写人粗鲁处，便有许多写法，如鲁达粗鲁是性急，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，李逵粗鲁是蛮，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，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，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。”这该有何等眼光，真是让人“叹”为观止！

需要说明的是，所批注的书籍必须是自己拥有的，借阅或调阅的书籍不便在其上批注。在批注的过程中，一方面要做到深入理解文章，只有做到了融会贯通，才能在人物的对话中听出弦外之音，在环境的描写中体会味外之旨；另一方面要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，写出自己的共鸣，表达自己的见解，提出自己的建议，这样才能聚沙成塔、集腋成裘，使知识不断地得以积累。

尽管受历史背景、欣赏对象、个人阅历、兴趣爱好等诸多因素的影，所批注的内容会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阅读，因为审美标准本身就不是统一的，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只要我们能够开阔视野、增长见识、提升素质、启迪灵魂，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不妨多些“批注”吧！



天凉好个秋

○ 王治刚

在文人笔下，秋天总是让人发愁，这事儿我一直没太想明白。要说冷吧，离寒冬还差着老远，穿件薄外套正舒服。仔细想来，大概是“思念”这东西在捣鬼。古诗词里写“秋思”的不少，马致远的“断肠人在天涯”，杜甫的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，李商隐的“秋阴不散霜飞晚”……数不胜数。这些诗句一代代传下来，或许让人们在潜意识中觉得秋天就该带点愁绪。当然，肯定也不乏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。

相较之下，我反倒喜欢刘禹锡的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秋高气爽，穿件单衣走在外面，风一吹，浑身舒坦，心里自然就冒出那句“天凉好个秋”来。

秋日里，去森林转转最好。脚底下的落叶积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沙沙响，像谁在耳边轻轻哼歌。太阳从树枝缝里漏下来，光斑落在地上一晃一晃的。路边的野菊开得热闹，紫的、黄的小花瓣挤在一起，早上的露水还挂在上面，亮晶晶的。冷不丁“咚”的一声，准是哪个熟透的野果子掉下来了，惊得松鼠“噌”地蹿上树，抱着松果躲在枝叶间张望，大尾巴扫过带红果的荆棘，抖落几片叶子。空气里有股松针混着叶子的清香味，深吸一口，凉气从鼻子钻到肺里，浑身的烦躁劲儿一下子就没了。

秋日里，遇下雨就更妙了。撑把伞在石板路上慢慢走，雨丝斜斜地飘，打在伞上沙沙沙的。要是能坐个小船到江里，桨一划一划，水面就起了一圈圈小波纹。一条条鱼儿，在水中闲逛，偶尔还能见到一条鱼儿在水面来一个漂亮的翻滚。两岸的芦苇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白毛混着雨珠往下掉，沾在船边上，像撒了层碎雪。停船上岸，到江边亭子去坐坐。远山已被雨糊成一幅水墨画，近处的荷叶被雨滴打得噼啪响，水珠子在叶子上滚来滚去。不知不觉，雨停了，江面冒出薄薄的雾，混着点土腥气飘过来，贴在脸上凉丝丝的，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。

其实，秋天哪有那么多愁呢？森林里的落叶底下藏着明年的芽，乡下的稻子堆里全是收成的欢喜，江水里的鱼儿自由自在地畅游。风吹过衣襟，带来一股清清爽爽的气息。这时候就懂了，“天凉好个秋”说的不是别的，正是这日子最实在的幸福。

（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）

阅读不妨『批注』

○ 钱续坤

月光的縫隙

○ 谢素军

月光如水，流经的每一处大地，都会得到滋润。

父亲说，照耀在大地的月光，总有一束会落在你的身上，谁都争不过，夺不走。

所以，每个中秋夜，小城的人都蜂拥而去观月台，而父亲却总带着我，和母亲一起爬上城郊的那处偏僻小山坡。

小山坡当然无法与观月台相提并论，世人对位置、方向、角度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追求，仿佛越好的位置，落在身上的月光便会更多一些。

年少时，我不懂父亲，明明自己家距离更近，凭什么不去观月台，长得牛高马大，还怕挤不过其他人？再不济，也要为妻儿争个好位置，人生不过几轮明月，就应该把月光抓在自己手里。月光，其实就是命运。

父亲却总不以为然，哪怕我长大了，长高了，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在观月台争个好位置了，父亲却依旧会劝我，听爸爸的，还是去城郊，一起爬山，赏月。

中秋佳节，我不好拂了父亲的意愿，更何况，母亲永远是站在父亲身边。于是，城郊的小山坡便成了独属我们的观月台，尽管月亮被远处的观月山挡出了大半，但却并不妨碍明月映照整个山坡，映照在父亲、母亲还有我的脸上，无比温暖。

也是在那一夜，我听到邻居的吵闹声，才豁然明白父亲的智慧。邻家阿姨抱怨，年年去观月台，月亮没看到，看到的都是人头，月光照在身上，一身拥挤的汗水，一点也不舒服。更郁闷的是，年年如此，年年还去受罪。

观月如此，人生也不过如此。风光无限好的地方，必然拥挤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月台，哪怕只能看到月光的一丝缝隙，哪怕落在身上的月光偏了一些，迟到了一会儿，也是最舒适的人生。

遍地开花的“便民服务点”

○ 王文莉

今年，小城有了明显的变化：曾经端着“架子”的饭店，甚至星级酒店，都悄悄把摊位摆到了街头，成了居民口中最新亲切的“便民服务点”。

楼下的家常菜馆是最先“放下身段”的。刚入夏，老板就打出“便民快餐”的红色横幅。素炒时蔬10元一份，红烧排骨12元，带一盒米饭——这个价格，便宜又实惠。我第一次光顾，是为了躲懒。那天不想开火，站在餐车前犹豫，服务员笑着问：“尝尝烧茄子？刚出锅的，油少，不腻。”深紫色的茄子裹着透亮的酱汁，西红柿和绿色辣椒点缀其中，看着似乎很不错。到家一尝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软绵入味，挑剔的老妈吃了也赞不绝口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道烧茄子是老板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很多居民跟我一样，嫌在

家做烧茄子太麻烦，要先炸再炒，油溅得灶台上到处都是，做完一身油烟味。饭店的大锅炒出来，火候刚好，还省了自家打扫的功夫，自然成了爆款。

有一次，我碰到熟悉的张阿姨，她正把两份快餐塞进布袋子。“给楼上李奶奶带的，”她指着餐车说，“老人家腿脚不便，以前顿顿吃剩菜，现在每天来买份热乎的，多省心。”老板在一旁搭话：“不光老人，好多上班族接完孩子，直接打包，回家就可以吃现成的。”说话间，穿校服的中学生、戴安全帽的工人、拎着水果的主妇，都在餐车前排起了队。曾经“体面”的饭馆，成了街坊邻里的“大厨房”，接住了很多普通人的日常需求。

医院附近有家高级饭店，转变更让人感慨。以前路过，总见门口停着婚车，